

明史稿 衡云山人集



南疆繹史勘本卷二十四目錄

雪川溫氏原本

不公寡而無家財古高陽氏勘定

列傳十八卷

寇難

黃克善

吳錫玉

左兵

彭永春

董四明成

啟

孫大華

張亮坤

孫兵

張耀

曾益

弟栻

吳子騏

劉弼

楊元瀛譚先哲石聲和顧人龍等

王運開

弟運閣

劉廷標

焦潤生

楊子陸

陳六奇

徐道興

張朝綱

子耀

魯異換

席上珍

金世鵠

何思

冷陽春

夏祖訓

段伯玉余繼善耿希哲

兵難那

龍吉兆

龍吉佐

右竝難諸臣列傳第十八◎溫氏於此卷淆而不分紊而無次使讀者瞢然未知所因今類次而標分之嗟乎有明末造民弗堪命矣始之以闖獻之嗜殺諸鎮之肆虐益之以金王之翻覆

孫孽之構亂追夫

天兵埽蕩搜鋒鏑蹈水火凡在山顛海角者又靡不授首而歸於一運焉此卷同以守土而處者也然與列傳十之南都守職揚州從難者則有異溫氏胥謂之守土未可也區之別之而以寇難名孫固寇左則內犯亦寇也若吳三桂時雖歸命而縱其所部肆淫刦斂致民怨沸騰則較諸寇且甚焉者也

南疆繹史勘本卷二十一

列傳十八卷

甲申秋以禦賊灰難者東湖守備黃克善合肥人福
建流賊閩羅宋三家刦龜茲官兵合勦克善斬獲獨
多馬蹶被執將死捋其鬚曰母令血染我鬚也賊壯
之南康通判吳錫玉字輯五歙人柯賊掠南康錫玉
手提鐵鞭率壯丁數百人往勦賊已去城二十里追
及之賊隔水據岡爲陣錫玉發一矢中賊渠賊拔喙
之曰未傳毒下岡返攻于是錫玉躍馬獨出鞭殺數

賊賊衆圍之遂遇害其死尤烈贈按察使僉事

左兵之亂歿者惟下執事四人可以風諸大吏矣彭

永春武陵人官九江衛經歷四月四日左兵突入城

永春曰我官雖卑然食朝廷祿遇難不可以不歿命

僕舉火焚其解大書于壁曰九江衛經歷彭永春歿

節處具衣冠率子女六人赴火歿徐可行字三山九

江衛指揮僉事城陷聞都司董四明於城樓自刎其

妻史妾姚偕二子俱投水歿可行大呼曰我武臣亦

有人哉入告其母汪氏母曰我家何不若彼也卽投

於井妻鄒子婦陳繼之可行于屏間大書曰世受國恩閭門殉節投筆北向拜自縊于望京門之城樓成啟字伯佑應天人以貢生官湖口縣主簿城被圍具公服端坐于庭亂兵掩至啟叱曰國家養汝將以靖亂何反爲亂耶兵索其金啟復叱曰吾寒官也何金可索遂被殺更有德化民孫大華者左兵肆掠民不勝憤挾刀入市殺一兵次日衆露辨而課總督袁繼咸不得已命究殺兵者市人大譁民慨然曰殺身以安眾我何惜一死乃挺身出曰殺兵者我也與衆何

百司錄
興遂斬以徇一城得解嗚呼興顏佩韋五人何異世固不乏義士哉

勘本曰左夢庚北降時死難者有四川張亮崇禎舉人歷官榆林兵備參議有能聲薦改安廬兵備監軍討賊有功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南都立亮奏賊勢可圖請解職視賊所向督兵進討從之尋召還時馬士英意不在賊復令回任明年四月夢庚陷安慶被執挾與俱北乘間赴水死

○孫可望獻賊之餘孽也獻既伏誅于蜀可望潰

掠而西往來黔滇所至崩摧無敢相抗乃有忠憤
激烈徒手而與之持者雖不量力其義有足尚也
均錄如右◎原本綜錯無次以吳子騏席上珍二
則列入末卷謁也案自張燿下八人爲孫賊初入
貴州之難自王運開下七人爲入雲南接沙定洲
之難自魯異換下九人爲重還黔中之難也

張燿字融我三原人萬曆中舉于鄉除聞喜知縣累
官貴州布政使爲人淳樸所至以和厚得民丙戌獻
賊伏誅其黨孫可望等呼集殘卒奔重慶由遵義將

入黔耀言於巡撫請發民兵守禦巡撫以衆寡不敵
難之俄賊掩至耀率家童拒城陷猶手辦數賊可
望以禮請曰公秦人也若降當位宰輔耀怒罵不屈
械其妻孥三十人於前曰降則一家免死耀罵愈毒
賊恨甚乃斷其舌而曳解之于是二十餘人皆慘死
平安兵備僉事會益臨川人以貢生特用歷官兵部
司務遷主事貴陽被圍益拒守數月城破一門死難
弟栻爲蒲圻令亦死於賊

吳子騏字九達貴陽舉人授興寧知縣安邦彥之叛

也圍貴陽子騏念母在倉卒棄官歸遂不復仕總督
朱燮元知其才崇禎十年蠻賊阿烏謀作亂刦官據
城將內向燮元屬子騏走書召諸酋曉諭利害果相
率降附乃上其功璽書嘉獎及聞可望擁衆至子騏
謂邑紳劉琯楊元瀛等曰吾儕明之者臣也坐視賊
難屠戮鄉邦何以見先帝因共起兵扼于要路敗之
後賊益衆力竭被執俱不屈死琯字子佩官主事元
瀛字蓬山官同知並鄉薦起家譚先哲平勦衛人子
騏同年生官戶部郎中石聲和邑人官兵部參政皆

閭門殉難有顧人龍者定番州人嘗出仕旣老家居冠帶登陴率士民拒守殺賊甚衆被執罵賊死

助本曰爾時雲南苦沙亂可望將入黔副將龍在田遣使告急勸其進援之可望因詐稱黔國焦夫人弟來復讐也滇人延頸望之而不知其爲賊

王運開字子朗夾江舉人授永昌推官署金騰道劉廷標字霞起上杭人通判永昌攝府篆丁亥春土司沙定洲之亂黔國公沐天波走永昌可望入黔窺滇遂破定洲揚言爲黔國復仇居需益曲靖下楚雄臨

安大理移檄永昌迎天波歸並索道府印天波信之
將遣子送款時運開廷標方守瀾滄拒戰天波止之
諭其以印往兩人曰印往則我亦降也且賊言何可
信哉不聽兩人乃遣家屬避騰越運開有弟運閣字
子遠在署謂之曰弟未仕可無死可將吾妾俱西勿
在此亂人意士民懼不降且屠詣運開廳事哭運開
慰遣之又詣廷標廷標曰賊伎倆吾數知之他城之
降而屠者亦屢矣無益也衆哭益甚廷標取毒酒將
飲衆始散兩人相謂曰衆心如此何以守是夜運開

艦廷標歎曰男子哉吾年老當先王公死公乃先我耶遂沐浴賦詩二章亦自艦運閔至永昌治喪門下有過而哭者運閔曰我輩舍生取義何哭爲歟畢厝之復走騰越可望聞兩人死節求其後或以其弟對立召之運閔至潞江語僕曰此行將臣賊吾與兄豈異趨耶吾必將吾骨與兄合葬題曰夾江王氏兄弟之墓遂躍入江數日獲其屍色如生

勸本曰沙定洲爲阿迷土司晉明聲部將乙酉秋元謀土司吾必奎反黔鎮沐國八金天波檄調諸蠻

兵會勦土官甯州知州祿永命石屏副將龍在田
等擊吾已成禽沙兵後至逗遛城外有奸人言天
波之畜沙心動遂焚刦其府天波從水竇逸出至
楚雄家口俱被難沙賊蟠踞省城刦巡撫吳兆元
執故輔王錫袞傳檄各郡縣時楚雄被吾亂繕守
具金滄副使楊公畏知與天波謀令走永昌明年
丙戌賊力攻楚雄而楊公守甚堅久之賊環城掘
濠作長圍計又明年丁亥可望以殘兵出遵義龍
在田故告變乞援以暴易暴且於沙有甚焉者矣

南疆續史
卷之二
焦潤生字茂慈上元人修撰竑之子也歷官南京戶部郎中出知曲靖府城破被執不屈死武定同知楊于陸劍州舉人亦歿之

陳六奇字鳴鸞龍江衛人萬曆戊午舉人初知景陵縣以廉平稱民多愛之嘗語人曰吾因公衣歸民必束炬照輿從其無男子者婦女子門內應焉吾又何功於民而堪此見之慨然忍不加惠乎後移知南寧縣城破被殺於東門

徐道興睢州人官雲南經厯署師宗州事廉潔愛民

民以殷實曲靖被屠道興集士民諭之曰城守乎士
民曰力薄兵寡何以拒曰然若等何罪徒嘗兵刃可
速去毋顧我我死分也士民請與偕厲聲曰失守封
疆我安所逃歟言既鬚眉奮張衆乃灑淚去舍中止
一僕出白金二授之曰此非俸金也一以賜汝一以
治棺殮我僕哭請從歟曰爾歟誰收我骨舉酒自飲
賊入大罵賊令迎其將乃擲手中酒巨擊之曰我朝
廷命吏肯從賊求活耶怒罵不絕遂被殺

張朝綱廣通人由貢生授渾源州同知解職歸賊至

謂其妻馮曰曾受國恩何顏對賊並縊歿子耀諸生慟絕而蘿葬親訖亦縊歿

管異換字零人福建順昌人崇禎壬午舉人以詩文名世同時陳子龍艾南英不能出其右官永寧知州可望等還兵入黔郡邑望風潰異換與其客江津進士程玉成貢生龔茂勲謀曰州據盤江大險控拒全黔棄之不守事不可爲矣遂登陴守禦賊兵日益城陷乃自焚

席上珍姚安舉人賊既逼與里人金世開謀曰城尙

可守盍起兵拒之因散家財募壯士二萬人與姚州
知州何思率以乘城繕備未周可望突遣其將張虎
掩至一戰而敗世鼎自殺上珍及思被執可望欲降
之上珍厲聲曰我大明忠臣豈屈于賊耶罵不絕刃
其口罵益厲可望怒剝其皮從踵至頂其罵聲猶隱
隱也思亦不屈死其時平寧舉人段伯玉呈貢諸生
余繼善耿希哲及昆陽孔師程等募兵拒守師程以
從軍得官衆服其雄推爲長及李定國來攻師程泛
舟遁城破晉寧知州冷陽春呈責知縣夏祖訓俱死

之伯玉等亦自刎陽春石阡人祖訓嘉興人

勘本曰可望爲獻賊義子習其殘忍入滇之初屠戮不亞於蜀也席孝廉遭此慘死而英氣至今猶在紙上獻賊動剝人皮其法從項至尻刻一縷裂之張于前如鳥翅率逾日始絕有卽斃者行刑之人必反坐嗚呼殘也而忍至斯

◎土官那氏父子龍氏昆弟不以蠻荒自鄙史册美之已時吳三桂歸命之初戎車所及狐兔不存歷過諸蠻道索嬪女行歌侑酒諸蠻恨刻骨一時

櫻鋒畢命正自有人惜穀諸冊史而僅以那龍見
無可勘補龍氏之言曰受國恩三百載仗義守城
所當南中覆日不聞徐允罰柳祚昌輩作斯言也
之斯三者亦可以風天下世祿之臣矣

那嵩沅江士官也世爲知府嗣職後循法敬事己亥
正月永明王入繩過沅江嵩與子憲迎謁供奉甚謹
設饌用金銀器宴畢悉斂以獻曰此行上供者少聊
以佐缺乏耳後李定國號召諸土司兵嵩卽率衆應
之已而爲吳三桂攻敗城陷登樓自焚一家皆燼焉

其士民亦都巷戰死

龍吉兆龍吉佐麻哈土司也辛丑春爲吳三桂所獲
問何反兩人曰我受國恩三百載仗義守死何名爲
反又問獨不畏死耶曰我兩人盡忠而死誠賢于爾
之不忠不孝而生同聲極罵三桂怒截其舌斬之

佚史曰傳有之國君死社稷今之藩臬郡縣守令
非卽古之方伯連帥侯伯子男之名與古者世其
土民猶其家之子弟焉今者不世其土則卽以其
家視之儼然曰吾爾公祖也爾父母也爾宜衣食

我而民亦遂曰固我公祖也我父母也殫其地之
出竭其力之入金玉之賈筐篚之綵肥腯鮮異之
品土木儀衛之具莫不致其美好阜其備用不足
則輟其長老之養以奉之不足則奪其妻子之生
以奉之又不足則隣里姻姪稱貸而不惜又不足
則赤肌膚受榜筆而不辭若是而寃抑之不伸爭
辨之不決盜賊不之禁天災流行水旱飢饉不之
卹嗚呼是直土寇也且國有大故則挈囊擔貲橐
裳而遁甚者以土奉賊爲已功夫彼固不知死社

稷之義矣獨不知失陷城池之律歟法令失陷城
池者斬是卽失社稷之義也非酷也特以後世不
明其義而借律以示諸耳明之死事者不少已乃
知其守土之義者不概見吳楚閩越滇黔名都大
邑半天下守土之吏不下數千員而慷慨殉義者
寥寥若此豈亂世崩離文字殘缺失之紀載歟吾
于是傳卽斗粟末秩要荒土司亦不敢畧焉嗚呼
其時擁名城厚糈而竄降相繼者以視此諸君
子不如螢火之較列星故

古高陽氏曰吳三桂之初表本讐也於闖陷京師之初縞素發喪獨效秦庭之哭闖聞我

朝舉兵入關大順督吳襄作書招其子令叛將

唐通珣劄勸降且言東宮無恙三桂上書於襄

曰父既不能爲忠臣桂亦安能爲孝子請與父

訣自今雖寘父鼎俎以誘桂桂亦不顧也遂頓

兵山海關以忠義相激勸檄約都民縞素復仇

一時皆製白衣冠以待及賊東逐撫太子永王

定王去綠衣元幘各一兵抱之寘馬上見者多

雪涕三桂乃連破賊兵於關門已而我
大清兵至所向披靡闖窮求和三桂許之賊遯
復追之賊乃奔還京師壞民屋數萬殺士民亦
數萬三桂兵壓城力攻闖乃梟吳襄首以高竿
揭城上盡僇其家三十八口三桂墜鞍披髮而
號三軍感憤各抽刀砍地大嘆殺賊比闖竊帝
位我 大兵進攻急賊燬宮燬九門由齊化
門逸三桂逆知其必西豫取酒器數千以石灰
實之埋當道加浮土誠出萬騎突馳罿穿貫馬

南疆足馬驚且踣後騎發壓厥起人馬俱盲伏兵遠
謀遂大潰械嗟乎三桂之初袁本諱也其如後
之恃兵而驕肆淫不道欲壑浸深忠誠汨沒卒
嘉
列不能保其身命至大登其座以絕豈不大可哀
哉至若土司那龍者之遭其荼毒則末也其荼
毒者猶不勝億計也

南疆繹史卷二十四終

卷之三

不誦矜其良命至大發其聖以垂道

文也又而譏其道不謗其鑒憂其執事則日發卒
聽之大覺妙妙乎三卦之脉流本善也其取於
鬼思讐且鄙諱筆氣急故人識則言外矣

南疆繹史勘本卷二十五目錄

雪川溫氏原本

古高陽氏勘定

列傳卷十九

嘉定侯峒曾子元演元潔

黃淳耀弟源耀

張錫眉龔用圓馬元調夏雲蛟唐全昌

松江沈猶龍

李待問

章簡

眭永明徐念祖傅凝之戴泓陸厚元

崑山朱集璜

王佐才

陳宏勳

周室瑜陶城陳大任 蘇觀道等

太王 澶兄淳蔡仲昭魏虎臣 均常熟徐守貞
倉王

溧陽謝琢錢國華 廣德吳源長裘君量

鹽城司石磐 鄖都司闕名 繆鼎吉弟鼎言

右鄉兵集義諸臣列傳弟十九〇嗚呼余每讀
尚書至多士多方未嘗不廢書三歎也當是時
周之克殷有年矣以武周之聖撫循安輯德亦
至矣而故國舊君之感商之民若不能二日忘
周公不得已反覆于天命之去留以消其興亡

之感然則周之頑民殷之義士也南都之建其
君相以見戲亾其國竊怪廟堂之上忠義之士
何寥寥也以爲聖祖列宗培養三百年不應偷
薄至此及觀其後義旅四起卒多奮不顧身其
行事不僅以起兵見者旣別爲傳茲列其以兵
事相始終者焉

◎溫氏於鄉兵集義者合戰守禦不分路所不
分主從後先夢序其爲文亦多脫節處今案史
勘補每首以引跋爲之區別焉眭廣文舊誤作

薛崑山一路原軼朱集璜等名僅見於目其謝
吳司鄆等文原本列諸後卷謝琢或作球以其
字石攻言之則非球也

南疆繹史勘本卷二十五

列傳十九

侯峒曾字豫瞻號廣成太倉嘉定人給事中震陽子也登天啓乙丑進士顧秉謙欲招致之畀以館選峒曾不往謁已授南京兵部武選主事以憂歸崇禎初尚書張鳳翼薦爲職方郎中辭改南京文選主事轉稽勲郎中江西提學參議尋拜浙江叅政分守嘉湖漕卒擊傷秀水知縣李向中峒曾請於撫按捕戮首惡于是部內肅然吏部尙書鄭三俊舉天下賢能監

司五人峒曾與焉擢順天府丞未赴而京師陷福王
時起左通政引疾不就南都潰走避鄉舍乙酉六月
李成棟以水陸兵駐吳淞多剽斂民憤甚揭竿四起
團練鄉兵破成棟舟師于新涇遂城守爲自保計推
峒曾爲主逐新令張維熙與里人黃淳耀張錫眉龔
用圓馬元調夏雲蛟唐全昌等慷慨誓師分門固守
設謀備禦西窺太倉東扼吳淞各邑響應數發兵攻
城城中出兵邀擊一敗之于羅店再敗之于倉橋成
棟怒大修戰具破婁塘逼太倉自率銳師來攻峒曾

乞師于總兵吳志葵志葵遣遊擊蔡榮祥以七百人赴援一戰失利東甲遁外援遂絕矢石俱盡七月三日大雨城崩一角架巨木支之明日雨溢注城大崩成棟薄東門上峒曾與其子元演元潔猶立睥睨間指揮巷戰鄉民爭欲扶之去峒曾曰我旣與城守城已與亾去何之趨歸拜家廟將溺于池叱二子速走避二子痛哭願從亾相抱入水未絕而兵至鉤出之取峒曾首號令向城有金生者夜竊其首藏篋中峒曾之叔自野輿棺入收其屍方殮有哭聲自外來者則

金生負篋至也

勘本曰侯參政提學江西時益王勢方熾當歲試黜其宗生名二王怒遣使誚讓不爲動江右人頌其公明謂數十年所未有也初有給事中耿始然奉命督賦至監司以屬禮見參政不可獨與抗行一時剛正之譽達帝都焉

黃淳耀字蘊生號陶菴幼好學性沖和湛靜喜怒不形于色至談古今忠義名節侃侃持論不少假借登崇禎癸未進士見天下亂人猶營進不已遂賦詩南

歸福王立不謁選 大兵圍城佐峒曾調兵禦守城
破淳耀與弟淵耀入草菴菴僧無垢與淳耀爲方外
交曰君未受職可以無以淳耀曰忝名進士宜爲國
以今托上人以此清淨土足矣索筆書曰進士黃淳
耀歟此嗚呼進不能宣力王朝退不能潔身自隱讀
書寡益學道無成耿耿不沒此心而已與淵耀分左
右就縊年四十一暴尸七晝夜神色不變淵耀字偉
恭諸生律已嚴恪與其兄相師友講誦勿輒至是怡
然偕歟

張錫眉字介茲崇禎庚午舉人素有志行嘗孤館獨

坐一女子窺之投簪几上正容不動明日卽辭歸亦

終不言也歲大祲力請有司發粟賑之復募瘞道殣

者以千計故人棄生無嗣歿後葬其兩世好行其德

如此城破自經妾何抱女赴水死龔用圓字知淵天

啓幸酉舉人選秀水教諭乙酉棄官歸龔氏自宋元

來稱文獻家兄用廣方嚴有操用圓精研經學互相

師友鄉人稱之城破兄弟皆自溺馬元調受學於邑

人婁堅有學行時年已七十矣夏雲蛟字啓霖家貧

篤行好學與淳耀齊名城破並見殺唐全昌與其妻同死三人皆邑諸生

沈猶龍字雲升松江華亭人萬曆丙辰進士除鄞縣知縣徵授御史崇禎間進太僕少卿拜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妖賊張普薇等作亂江西猶龍遣游擊黃斌卿協効大破之增秩賜金後以招降鄭芝龍威名特著遷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兼廣東巡撫甲申冬福王召理部事不就明年南京覆列城望風下閏六月吳淞水師提督吳志葵自海入江總兵黃蜚

亦擁千艘由無錫來會其結水寨於泖湖適大兵
遣安撫官至有常指揮者徧括郡人物郡人苦之執
殺之其推猶龍起兵猶龍乃偕邑紳李待問章簡等
募壯士數十爲城守計與志葵輩相犄角八月初我
兵至以輕舟截春申浦大戰乘風縱火二將舟重不
能運潮落風烈水師多盡二將皆被執郡城遂圍降
紳董廷對將內應事覺郡人磔殺之已有假董輩兵
號者突至猶龍以爲信開門納大兵以紅巾抹首
隨之入俄而巾脫皆辯髮也衆大驚詎乎城破矣守

卒盡遺猶龍出東門中流矢死于蒙狩問字存我崇
禎癸未進士授中書舍人文章精書法殺于繖染
局初待問夢袍服間有字曰天孫織錦以爲中翰兆
也至是竟歿所簡字坤能天啓甲子舉人嘗爲羅源
知縣守南門被執不屈歿

華亭教諭晦明永字嵩年丹陽舉人共城守以書戒
其子曰北兵已渡江我自謂有二不可生平居節義
自命且以勉人一也賦性鯁直觸境輒動二也且我
父命我名修短視明三也城破題詩明倫堂自縊尚

寶司丞徐念祖及妻張二妾陸與李俱投繯外有舉人傅凝之者叅志葵軍黃浦之敗與諸生戴泓赴水死衣工陸厚元城陷積薪于門語其妻曰能完節乎曰能厚元舉火以其妻子女皆焚死

昆山朱集璣字以發歲貢生素有學行爲鄉井所推重教授弟子多至數百人數論郡邑利害當事咸信聽之南京既亾邑人議拒守而縣丞閻茂才已遣使投誠用爲知縣衆乃執殺茂才以六月望推舊將王佐才爲兵主參將陳宏勛前知縣楊永言各率壯士

百餘家助里中周室瑜陶滅陳大任等亦舉兵應之
佐才卽崑山人嘗官狼山副總兵年老乞休於家

大兵至宏勛率舟師迎戰敗還遊擊孫志尹陣歿城

遂陷永言遁去佐才縱民出走已獨冠帶坐帥府被

殺集璜投東禪寺後河外門人孫道民張謙同日死

室瑜舉人嘗官儀封知縣城破與子朝鑛同死妻諸

被執不辱死之朝鑛妻王自縊城諸生受業同里蔡

懋德所居雞鳴塘去城二十里城困卒鄉兵赴援未

及已潰還家自經大任貢生倡義迎佐才以其宅爲

帥府城既破所親擁之出已復入城之妻張子思翰
皆赴水死

勘本曰集璜以下六人溫氏有目無文今纂補夫
崑山一彈丸地也處水陸孔道無險要可憑當時
顧名思義者猶得爾許人復有以守禦死焉者曰蘇
觀道莊萬程陸世鏗陸雲將歸之甲周復培陸彥
冲代父死者有沈徵憲朱國軾救母死者有徐沼
從容自盡者有徐灝王在中吳行貞等

太倉王湛字道廣諸生性剛毅州城已下牧曉諭烽

髮乃慨然語其兄淳曰弟誓與髮爲存亡也卽集里人陳說大義聲與淚俱衆云若欲何爲淮曰新牧強刦民吾以衆姓當無不摧陷者王固巨族里中重之於是從者數百人涙湛與其友蔡仲昭魏虎臣橫刀前驅圍州城城中官吏登陴笑曰此烏合耳何能爲舉砲擊之衆皆伏地不能傷始訝曰此知兵者遂傳令禁舉火以虞內變三日突煙不起人聲寂然衆謂其怯也以板扉遮矢石薄城呼譟越日暑甚衆單衣揮汗荷戈直抵壕畔自辰至未饑且疲解衣少憇守

者驟開門以十二騎突馳之遂大潰淳先受傷赴水
死淮砍一騎未及亦被斫死仲昭虎臣俱戰沒
勑本曰凡酉戌之間以世臣而殉於國事者崑山
顧文康公鼎臣曾孫延安推官咸正錢塘知縣咸
建暨弟舉人咸受推官之子天達天遴江陵張文
忠公居正孫侍郎同倣又益之以允修餘姚孫文
恭公如游孫相國嘉績長山劉公鴻訓子都督孔
和嘉善錢公士升子吏部員外郎之子都督孔
文肅公震孟弟舍人震亨子秉華亭徐文貞公階

族孫中丞孚遠又益之以念祖烏程溫氏體仁家
有徽州推官璜秀水朱氏文恪公國祥家有大定
東阿于氏文定公慎行家有元星宜城邱氏瑜家
有之陶而後此鄞縣錢忠介公肅樂家有諸弟簡
討肅範監紀推官肅典職方主事肅璘輩皆相繼
歿國此太倉王氏弟兄爲文肅公錫爵後人也崑
山朱集璜亦爲文靖公天麟族人後文靖子行人
斗垣殉孫可望犯闕宦如湖州朱文肅公國楨前
有諸孫都督僉事鑑如於甲由閩賊之難歿後有

諸孫某於辛卯起兵南潯死若而人者皆膏梁之
亂胄末路之英雄也或摯馬埋輪或沉淵伏劍均
不可以成敗論溫氏原本事或有傳有不傳名或
有見有不見楊氏跋語云晒園孝廉世居輯里去
上文肅家朱氏不數里其作史時去鼎革未五六十
年而纂東南成事傳於鄉曲之忠義亦多滲漏何
與夫天地剝復之交有攀鱗紂翼佐新命以興者
則必有赴湯蹈火惟故主是殉者蓋當死而死謂
之義可以死可以無死與萬萬不必死而竟死則

於義之中又奇焉者也此千古之奇人千古之愚人也吁其愚不可及也凡此世臣中之望屬而得所攷澄者咸於摭遺補橐貞曰大良門書生佚史曰常熟諸生有徐守貞者奉母避兵於鄉鄉兵起守貞以母病不能遷兄守噩謂之曰爾去我留方相讓而兵至守噩遁母與妹俱投井守貞亟從之兵挽其髮乃踞坐謾罵殺于井傍其友馮知十見其遇害奮臂格門俄而亂兵至叢箭以死

古高陽氏曰守貞非集義從兵而死乃奉母避

兵而歿者也原本載此初不允當無已以佚史
目別之爲村明其不與義兵爲類也

諸生集義者溧陽謝琢廣德吳源長鹽城司石磐如
皇興化張明畢等皆一時騷起而戰功以東陽鹽丁
繆鼎吉兄弟爲最謝琢字石攻兵備僉事鼎新子與
溧陽副將錢國華同日起兵土卒欲取餉民間琢毀
家應之不繼而潰被執命輸資琢曰我太明諸生豈
以貨沽哉乃飲刃歿國華遙奉宗室瑞昌王者兵敗
至對埠見殺吳源長大學生舉兵殺于山民人襲君

量等破家鳩衆合攻廣德城破之至湖州戰敗受執
俱死司石磐與鹽城都司酆某同領鄉兵旣潰縛至
淮安見大吏挺立不跪酆欲脫之曰此儒生吾刦之
爲書記者石磐大呼曰公言何謬吾實首事奈何諱
之下獄六十餘日狂歌痛飲酣詈不輟與酆皆伏法
繆鼎吉鼎言兄弟也俱絕有力淮人王翹林等奉宗
室新昌王克鹽城興化鼎吉以其徒應之刦殺官弁
鋒銳不可當官兵至鼎吉持長矛掠陣奮力擊刺叢
箭而死鼎吉仍糾衆攻城屢有斬獲衝其營不爲動

轉戰不息以飢不得食被禽大帥愛其勇欲釋之不
屈乃殺之浙東俱贈參將其餘十二人亦並歿事皆
在乙酉秋間也

佚史曰夫自

王師南下諸郡文武吏爭獻版籍開門迎附卽用
爲守而江南副總兵吳志葵者吏部主事夏允煥
之門生也頓兵海上獨不屈先是有十將官者集
衆千餘屯陳湖中湖旁諸生陸世鑰慮其爲亂亦
聚千餘人名爲犄角實防遏也適雍變令下鄉民

驍悍而吏胥乘勢魚肉之民乃洶洶思亂十將官
因之邀世鑰起兵殺吏胥而焚其舟于是松江兵
科給事中陳子龍舉人徐孚遠章簡陰與陳湖兵
通志葵與參將魯之興率舟師三千自吳淞江入
澱泖將窺蘇州允矣山八軍中飛書走檄聯絡士
大夫四方聞之爭爲嚮應華亭則總督兵部侍郎
沈猶龍下江監軍道荆本徹中書舍人李待問嘉
定則左通政使侯峒曾進士黃淳耀總兵蔣若來
崑山則鄖陽撫治僉都御史王永祚編修朱天麟

吳江則職方吳易總兵黃蜚太倉則總兵張士儀
宜興則行人盧象觀南則連于徽州僉都御史金
聲西則達子浙中嘉興吏都尙書徐石麒翰林屠
象美嘉善職方監軍錢坤知縣錢默平湖總兵陳
梧海寧舉人鄭宗彝等競以家資助軍爲恢復計
方我

大清之下金陵也兵數十萬杭及蘇克又籍郡邑
丁壯雍髮以充勢益盛其一軍駐金陵一軍駐蘇
一軍駐杭一軍駐沿海吳淞等處尤發計欲與志

葵入據蘇州扼斷首尾石麟等率嘉湖民兵于龍
孚遠冉默等聯絡浙東西之衆并力抗守峒曾率
其邑兵照會海上之師荆本徹張士儀等駐劄海
口合句容溧水溧陽宜興之兵直走南京馳檄九
江督袁繼咸及江楚江北諸宿將觀望順逆間者
使倚艦江中伺官軍還渡半濟而後擊之定計約
蘇州捷音至尅日同發而志葵所率海上軍素怯
方攻蘇州副將魯之璵領三百人先登斬胥門入
我帥匿其騎于盤門府學宮中兵八城行四五里

不見敵內自疑欲退騎兵突出馳之三百人皆陷
之璵以門死于是各軍爭思引退志竟不能止允
矣流涕遍拜之得少留時吳中民兵十餘萬賈客
僧道咸來助力及嘉興平湖嘉善華亭清浦上海
崑山常熟江陰溧陽句容鹽城興化所在多揭竿
集義嬰城爲守得首級輜重器械無算然諸民兵
皆猝起無甲仗無馬匹餉之所入什不償一我帥
之駐蘇者據倉廩憑堅城方聞外變督令雍髮日
急又慮民或墮城出則嚴禁諸門卒騎巡邏不雜

輒殺日殺千數人民不能存無已迺如令雍髮旣
雍卽編入降隊驅之登陴守禦志葵數出兵仰攻
以不得入而潰浙中及沿海諸旅時復四出攻斂
所拊郡邑紳懼禍乃潛通官軍或引以攻或約
以應或執或殺瞬修殆盡計其始末僅百日云

南疆繹史勘本卷二十五終

南史卷之十五

流芳

信通廣

史記五年夏侯子平之子夏侯玄
字敬祖，齊東方人也。玄少孤貧，家
世皆無聞。玄有器量，好讀書，善
詩賦，能文章，善談論，有文才，故號
之不群。凡而貴者，中又皆無能比。玄
識略高深，才情雄壯，之登明堂，樂志
殊達。玄子玄，字平遠，有父風，善
書，善言，平遠之子玄，字平遠，有父風。

南疆繹史勘本卷二十六目錄

晉川溫氏原本

古高陽氏勘定

列傳卷二十

江陰閻應元

陳明遇

許用德

馮厚敦沈鼎科戚勛夏維新等

黃毓祺

徐趨

鄧大臨

金侯承祖子世祿

右義兵守禦諸臣列傳弟二十〇江陰小邑也

城守之嚴江以南無過此者則賴于典史閻君
也侯指麾之守金山衛亦如之○當時

天兵南下所嚮不血刃其以一郡抗命者浙東
之金華江右之贛以一邑抗命者惟涇與江陰
也至如金山舟山不過江海中一孤島如黑子
如點螺而竟亦頓戈相持多所夷傷至使諸將
皆以爲南下所未有殆於二京有光也與

南疆繹史勘本卷二十六

列傳卷二十

閻應元字麗亭順天通州人崇禎中爲江陰典史甲
申海盜顧三麻以百艘乘潮至黃田港應元率鄉兵
往禦手殲三人燄退以功遷英德主簿道阻未赴寓
居江陰乙酉南都亾列城皆下檄至江陰閏六月朔
諸生許用德倡言于明倫堂曰頭可斷不可薙衆曰
然則城守乎相與設太祖豫拜且哭遠近應者數萬
人推新尉陳明遇主兵以敵人邵康公爲將前都司

周瑞龍泊江口相犄角與大兵戰失利明遇曰我不如閻君智勇可屬大事馳騎迎應元應元率家丁四十人夜馳入召士民盟之曰今日之事非有所強于諸君者諸君其無以生歟計問有餉乎徽人程璧前曰璧願輸三萬五千金以助又問有軍實乎明遇曰前兵備所製裝械故在也發之得火藥三百罌鉛鐵丸千石大礮佛狼機千張應元下令曰輸不必金凡菽粟芻藁布帛酒酣鹽醯皆是也城苟完何患無財否則身且不保遑恤乎家衆曰諾于是集餉治樓

櫓修堵架戶出男子一登陴守餘丁傳餐已乃分城
列甲令鄉兵伏四郊斫遊騎部署甫定內外圍合當
是時大兵南下若破竹守土吏非投誠卽棄走間
有拒者攻之輒拔遲不過旬日耳及至江陰境輒多
賊殺乃相與大駁于是大兵薄城下者且十萬列
營數百圍十重依尹山起壘下瞰城中矢集如雨城
上雜發礮礮之屬夜遣壯士縋城下順風縱火軍亂
自相誤蹈踐或傷萬計營乃移居民黃雲善弩傳以
毒藥中人輒斃陳瑞製水銃近者糜爛應元出新意

造鐵鉛繫以長繩能于城上刺人十步外 大兵力
攻既久遂架大砲來擊城裂應元用鐵葉裹門板貫
鐵索護之取空棺實以土障潰處命人運石視闕者
壘焉又嘗以矢盡束藁爲人夜立陴隙間擊金鼓大
譟若將縋城襲營者 大兵驚矢乃喟集蕪無算凡
守禦之法殲極智巧大軍乃濟師時劉良佐已歸命
遣之來攻臨城呼應元語應元曰我一典史蠻強臣
耳猶不忘故國汝爵爲列侯握重兵不能捍衛疆圉
而乃反戈前驅有何面目向我耶良佐慚而退入月

松江破李成棟率所部十四萬至驅吳志葵黃蜚作
書招降志葵至城下陳說利害蜚不語應元叱曰汝
等不能斬將塞旅爲所縛歟已晚矣何喋喋爲會中
秋給軍民賞月錢分曹攜具登城痛飲許用德製樂
府五更轉使善謳者曼聲歌之其聲悽惋 大兵聞
者皆泣下應元偉軀幹性嚴毅號令明肅犯者不稍
貸然輕財與中賞輒逾格傷者親爲裹創歟則醉酒
哭之明遇浙江人居官以寬厚稱毀家徇義善撫循
往往流涕相勞苦士故樂爲之歟雖知危急不少變

外兵旣盛攻愈急礮聲徹晝夜城中死傷日積矢石
亦盡猶固守自如二十一日大雨如注城傾 大兵
蜂擁上應元攀戰所當披靡奪門得出投于前河水
淺不殊遂被執良佐持之泣應元曰死耳何泣爲見
大帥貝勒不屈鄰亦于棲霞禪院用德明遇舉家自
焚城中屍骸枕籍街巷幾塞男婦投池井皆滿攻
守凡八十一日竟無一人降者而 大兵之死者亦
六七萬嗟乎應元守善矣惜所守者小耳使兩京得
如應元者守之其亾或有待哉唐王聞之泣曰吾家

子孫遇江陰人雖三尺童子亦當加敬也應元至今
廟食江陰訓導馮厚敦字培卿金壇人城破詣明倫
堂冠帶南向以自縊妻王氏與其姪妹結衽投水死
其邑人死事者兵部主事忱鼎科字銑臣辛未進士
自縊死家人藁葬之兵鑿棺取其首中書舍人戚勲
字伯屏甲申假歸至臨清聞國變士人欲留之參軍
勲曰非我死所南渡奉命督餉事畢而國亡佐應
元守城城陷召妻及子女予婦授之巾幘視其縊北
面再拜自起舉火火熾乃投入從死者十二人流寓

者武進舉人夏維新諸生呂九韶王華常郡降避之
江陰至是皆痛飲自刎踰月有歸姜者不知何許人
入城自擲灰

勘本曰江陰之初海寇至縣尹李令督以攝靖江
事去丞簿選懦城虛無所備一時男婦奔竄閭君
乃曉諭止之卽領鄉兵拒戰手射賊三應弦倒氣
囉始揚帆遁巡撫狀聞以欽依都司掌徵巡得張
黃蓋後循資遷秩廣東道遠會母病遂腐縣東之
砂山其代者爲陳君明遇也城圍時劉良佐用牛

皮帳急攻東北隅武舉黃略以砲石悉力擊之良
佐乃移營十方庵令僧向陳利害已復策馬薄城
下招之間以大義詰責迺慙退許用德一作許用
字孝孺所製樂府雜刁斗笳吹以曼聲度之竟三
日夜北來軍卒多廢戈竊歎城陷時有紅炎突起
如幾由土橋而西官兵從祥符寺後登閣猶短兵
相接奪門門閉度不免踴身入水不沒頂被執不
屈剥其脰踣地暮擁入棲霞禪院夜半僧聞大聲
嘵遨斫我者再已乃寂明遇搏戰被殺手握刀僵

立不仆用德於前數日驅妻子一室自焚亦程璧
字崑玉先助貲後卽身赴吳淞乞師於吳志葵師
至還新安去

古高陽氏曰江陰破官軍謂其民之擣城久抗
也男則修之女則俘之幾無所子遺有戚三者
項已中刃血暈仆城不獨不从嫗王氏已被俘
乃匍匐禱於漢壽亭侯祠夜夢神書示戚三三
字曰此爲汝贖嫗者醒而嘆曰我戚三也烏得
有其二而贖我嫗哉已矣乃野哭至曙薦有一

人自蕩間出悵悵而前詢之則亦尋媿者盛三
也戚懼然念夢中戚三當是此盛三之謠遂同
行至江寧二人出所謂招帖者於道或有來告
戚媿所索酬金戚曰我實無金向所言誑耳或
曰然則何以言贖曰我固能書姑出此揭求一
消息亦幸也或愠拂衣出戚挽之泣其人咨嗟
少留尋視其揭俛首曰若苟善於書今有客僱
書首楞嚴者百部于報恩塔是可得值也戚乞
其爲介卽受僱而半貸之得金十贖之祿旗郝

將軍所郝嫗有詐心陰受金而賴爲無有且鞭逐之時盛三同進泣曰此金非佗江陰戚三傭書以贖嫗者也城陷家破所不憚亦以傭此金爲嫗計嫗不還而金失豈謂城陷時不來而復不能來此耶吾盛三也敢同戚三來敢不令戚三獨歎迺大號而大譁聲震諸旗於是郝將軍者出義之許以嫗還及還則盛三嫗也相對愕然先是盛嫗被俘密書驛壁曰江陰盛三嫗在郝將軍旗而盛字中蝕有似於戚故告者之誤

盛爲戚而捐以所盛三日奈何以戚三金而爲
盛三嬪贖願吾夫嬪俱鴛諸旗還戚值卽佐之
覓嬪戚曰吾母庸有紅旗張將軍者需役因薦
得值金二十盡子戚而留戚於旗下旣晚除馬
通聞傍室嬪操里音盛亦操里音作歌曰二十
一是七三託我尋汝來江南少頃內嬪亦微吟
曰一十一是王氏願爲七三告七四盛迺大喜
曰是矣急呼戚至躡之而嬪已化徙次日盛偕
戚語郝郝預爲過探得實遂同詣張請贖張執

不可且曰是嬪有色值金多且嬪已留此何贖爲二人固爭之郝亦力解勢無如何久之盛揮已嬪出訛曰吾與戚三同來義不可獨還今戚三以傭書金贖汝書尙未盡償而吾與汝徒鬻身無以報戚何用獨贖汝汝仍還郝吾與戚同去赴江水歎以嬪交郝以值返張二人拜郝及張卽牽臂出且號且行而戚嬪與盛嬪俱擲身大哭時張之旗有願出金代贖者有逆涕者有束手相歎者張心動遽起謂郝曰止子安惜一

嬪以全兩家骨肉哉雖然嬪值不止是而減值
以贖則無以示來者且此值盛值也盛爲戚鬻
身而予何能獨遺戚而反留盛因竝遺盛三戚
三而以金二十令分之爲歸里貲于是上下懽
呼男女各羅拜謝去比過傭書所二人夫嬪皆
能書請各爲書以償主者感之不聽遂合書一
部貯報恩塔而盛三夫嬪所書經悉署戚三名
戚三夜夢神持卷令之改盛字嗟乎戚三也盛
三也夢也神也而咸爲義理之所感也惟足於

義理而始可以感紅旗之張將軍

江陰貢生黃毓祺字介茲與弟毓初好學有盛名毓祺精釋氏學性慷慨其門人諸生徐趨字佩玉亦以氣節著江陰城守毓祺與趨起兵行塘以應魯監國遙以授兵部尙書賜勅印城破毓祺亡命淮南與其黨棲山中明年冬僨城中無備率王春等十四人來襲不克俱死趨被獲見縣令劉景綽長揖不跪左右叱云非爾父母官耶何不跪趨厲聲曰此故明降臣何父母爲今壯其志擬釋之言吾知子非謀逆者豈

有所親在獄欲篡取之耶曰我何親在志不忘故國耳令曰若然子必死耳曰我固不欲生而遂爲此也令言子誠奇士吾將薦之以官趨乃笑曰汝爲明進士位至監司亦不辱矣今降而爲令汝官且不能自擇而爲我擇官乎令言吾非得已徒以吏隱耳曰汝外吏欲去則去天壤甚寃何致含羞苟活貽青史玷哉令大慚連呼送獄丁亥正月八日殺之已而捕同謀者毓祺旣遠逸乃收其二子大湛大紅兄弟爭爲

歟時毓祺在泰州寄書所善江純一者猶用故時官

印純一之客持之純一懼遂告變毓祺見執入江寧
獄命其具供奮筆大書曰道重君親教先忠孝避禪
已人豈有宦情義憤激中情不容已明主嘉誠遣使
授職招賢選士分所應然然哀憤曠官歟有餘惠謹
抱印待終身附子卿之義己丑三月獄成將刑門人
鄧大臨告之期命取襲衣自斂趺坐而逝當事戮其
屍大臨號泣贖之歸葬變服爲黃冠去大臨宇西起
常熟人太湛等輸入官配功臣家鄉人斂金贖之教
授毘陵弟子頗衆有學行不愧其父妻周氏歟節甚

烈有邵長蘅爲之傳云

勸本邑邑令之言直無羞惡心徐君佩玉刺松如
剝筍逾剝逾精大是快人也黃君介茲爲友所誤
不卽所謂故勸獄江之南以此牽桂頗不少

金山衛指揮侯承祖字攘玉世襲其職松江兵起集
諸鎮議乃以兵往願襄事提督吳志葵忌之沮其謀
承祖恚曰然則府城聽之總戎承祖以金山爲存亡
耳遂拂袖歸與子世祿治兵嚴禦未幾志葵敗松江
亦破大兵進攻金山承祖坐睥睨間親冒矢石緣

城上者手刃立盡屢進屢郤久不能拔至八月二十
四日江陰城陷李成棟還師來助守卒皆疲餓有內
應者啓水門以入承祖率世祿親兵等猶巷戰踰時
衆且盡世祿身受四十矢被獲罵成棟不絕口見殺
承祖亦被執說之降曰吾家自始祖以開國勲子孫
不替食祿二百八十年今日不當一死報國哉至文
廟前曰此吾族所望先師再拜飲刃歿

勸本曰侯氏父子真所謂勇於大義者夫金山地
不及一丸衆不及一旅雖則懸險江心而守亦何

能以久且不必言其四面受敵也餉道一梗便成
俎肉矣惟激於義憤而爲之者初不以成敗計也
是眞不媿其爲開國勳臣之後彼身膺大將符而
囚首喋喋者眎此得無媿哉

南疆繹史勘本卷二十六終

南疆繹史二列傳卷二十一

七

通鑑綱目卷之三

周幽王二年春正月葬共叔段于溫
葬共叔段于溫
葬共叔段于溫
葬共叔段于溫
葬共叔段于溫

南疆繹史勘本卷二十七目錄

雪川溫氏原本

古高陽氏勘定

列傳卷二十一

寧邱祖德

錢龍文沈壽堯

麻三衡

國尹民興

趙初浣

吳漢超

涇州

吳應箕

陽

龐昌亂

江上

盧象觀

方

明

倪文煥

葛

麟

錫

顧

果

廬
皖馮宏圖

周損

傅夢鼎

傅謙之桂蟾僧義堂侯應龍

王燦

四王翊弟翊翊王江沈調倫趙立言于損

右上江鄉兵皖浙山兵列傳第二十一◎宛陵
涇州之兵以城守池則遷來游削而已盧幼折
陽羨人也顧子芳錫山人也而皆次名於此者
以其起自京江入太湖復與皖浙相連應若王
薦菴稱大蘭洞主則尤井井成列者也溫氏原
文綜錯茲竝合之爲一卷

南疆繹史勘本卷二十七

列傳卷二十一

○寧國之兵主之者邱巡撫而麻生等附諸也

邱祖德字念修成都人崇禎丁丑進士授寧國府推官以才調濟南超授按察司僉事分巡東昌十四年夏給事中張元始上言土寇與流寇異土寇皆饑民耳聚則盜散則農計莫善於撫今祖德旣受殊擢宜令專理撫事帝從之寇多解散以功遷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後代王永吉巡撫山東京師陷闖賊以檄

招降祖德斬其使中軍梅應元叛入教印祖德將自
刎士民衛之出境遇魯王於道同之過淮福王時御
史沈宸荃嘗劾其輕棄封疆削籍久之獲雪時四川
大亂祖德無家可歸乃流寓寧國南都旣覆乙酉閏
六月金聲起兵績溪祖德與寧國舉人錢龍文諸生
麻三衡沈壽堯等各舉兵應之時郡城已失祖德駐
師華陽山糾集別部顏苗王一衡金經萬曰吉等十
餘部共攻郡城不克壽堯陣歿祖德退歸山中七月
下旬 大兵攻拔其寨獲其父子送江寧不屈磔死

閩中贈太子太師吏部尙書壽華字景山都督有容
子也

麻三衡字孟璿宣城人布政使溶之孫生有異相長
好習武事與同邑沈壽民梅朗中銅陵徐律時蕪湖
沈士柱並知名于時以詩酒自豪旣起兵與旁近諸
生吳太平阮恆阮善長劉鼎甲胡天球馮百家號稱
七家軍皆諸生也三衡駐兵稽亭每戰策馬當先舞
大刀陷陣人多望而畏之後以衆寡不敵被獲賦絕
命詩殺于江寧七家皆歿

○涇縣城守堅似江陰久而始下尹令主謀吳生
主戰也原本尹民興傳闕今纂補

尹民興字宣子平陽人崇禎初由進士授寧國知縣
調繁涇縣除奸釐蠹民頌神明行取入都爲陳啓新
所訏謫福建按察司檢校尋以兵警疏陳時務十四
事帝嘉之召爲職方主事數召對稱旨卽擢本司郎
中周延儒出督師命從軍贊畫延儒被譖亦下吏除
名从之始釋南渡起故官旋謝病歸流寓於涇南都
覆與邑諸生趙初浣宣城諸生吳漢超等據城堅禦

民興多智善謀大兵攻之損傷最多久乃克謂不
亞於江陰之戰也初定宇雪度城破被殺民興走入
閩唐王授兵部郎中行御史事閩亾歸卒於家

吳漢超字許公宣城諸生爲人強直有膽決深沉不
露甲申之變哭於廟與其友湯廷鉉誅募師赴難會
福王立乃止已而南京覆慨然曰天下事遂已乎議
保寧國境無應者乃走涇縣從尹民興起兵城守相
持最久不滅江陰漢超力也師潰匿華陽山中先當
塗人徐淮聚衆駐華陽聞漢超名禮而致之遂合兵

連破句容溧水高淳溧陽太平諸縣漢超曰我兵少
聚而守城則無以攻戰我以避騎四出使禦者疲於
策應此伍員報楚之智也以故所克州縣皆不守然
是時民心旣涣漢超復無以撫定之徒事一亂而已
丙戌正月四日襲寧國夜緣南城登同知王家梁勒
兵巷戰寧國爲漢超鄉郡人各顧其家莫有鬥智遂
潰訛俘卒始知漢超爲之主于是圍其家令曰不出
其族漢超已出城念其母在且恐累族人乃歸外問
其同事曰郡中十萬戶誰非吾黨不可以一二數臨

刑終不屈鄰剖其股膾長三十妻戚氏墜樓歟

◎池陽奉宗人朱盛濃爲號樓山吳先生兵應焉
吳應箕字次尾號樓山貴池人善今古文辭意氣橫
厲一世復社領袖也崇禎壬午以鄉試副榜貢入京
公卿以下咸加禮異時其臧否爲榮辱先阮大鋮在
南都應箕集諸名士出防亂公揭諫逐之大鋮弗敢
較然憤甚欲得而甘心焉後周鑣下獄應箕入獄大
鋮急捕之迺乘夜亡命去左兵南下獄始解南都不
守起義旅應金聲攻池州復建德東流數縣 大兵

逼戰潰匿婺源祁門界被獲不屈將戮之市應箕曰
此非死所至松林曰可矣一卒以刀擬之叱曰吾頭
豈汝可斷邪乃伸頸謂總兵黃某曰以此煩公然毋
去吾冠將以見先朝於地下也其就刑處至今血迹
猶存酒之不去

勘本曰如臯冒襄序樓山文集有云樓山之爲人
卓犖淹通豪俊負大志一貧諸生揮金帛娛聲色
好面折人過與公卿大夫辨論是非得失赴人患
難緩急如不及至經史證據國家關係時勢安危

方輿形勝以及兵賊戰守攻擊之成敗無不抵掌而談掀髯長嘯唾罵痛哭而後已又議者謂崇禎間處士橫議擅操國政要挾公卿爲漢亾故事試思蠭牖繩枢乾螢朽蠹與朝廷似有間乃一聞國變皆毀棄身家上滅宗祀下殺妻子斷頭碎骨浩然不顧以報二祖列宗之教養自非讀書明道窮理養氣羣居確然切磋砥礪安能以天下已任以網常名教其肩至此小東林棲山所首倡方大鋮之必欲殺之也嘗語歸德侯方域曰今有欲吾

謝太鋮而可轉敵爲福者豈不爲范滂所笑哉
壬午副榜盛至百餘人有題名叙齒二錄南國賢
書竟以是終同榜嘉定侯雍瞻或曾亦殉國

龐昌胤字載玉西充人崇禎丁丑進士知青陽縣國
亡棄官隱九華山與邑人孫象壯謀起兵事洩被執
行至五溪橋旅店夜竊戶卧明日呼之則歿矣卒不
知其如何而歿也

◎江上之師起自宜興盧中允後方都司葛中書
皆與之合而無錫顧子方以兵來應爲途人所害

以不明不白而歎其智之不若於才與惜哉

盧象觀字幼哲故山西宣大總督兵部尙書象昇之弟也崇禎癸未進士授金溪知縣未仕改中書舍人象昇智勇知兵有謀畧威望兼著象觀習其家學以仕晚未獲用大兵南下象觀與宗室子遇西湖相與痛哭入于忠肅祠誓同起兵至茅山以督部故將陳坦公爲先鋒多所殺傷謀攻南京都人朱君兆奇士也爲之計曰京城雄深未易拔况北兵四面萃於我敗道也公盍謀內應者乎象觀曰君意若何曰城

申之豪素與君兆習願爲公先入公定期告我我從
中以火爲應已而遣僧詣君兆約之期僧乃召叩
大清營告變密知君兆嚴備卽舉火誑之象觀兵薄
城下燒太平門騎兵突出衝擊象觀駁敗精銳盡喪
宗室子匿水竇中得逸復與象觀至宜興稍收士卒
攻溧陽又敗象觀遂亡入太湖去廣德屯田都司方
明宇開之與吳興豪傑素相結起兵據廣德乃迎宗
室子入其軍號召義旅連破孝豐臨安寧國等縣聲
勢頗振閩中聞之封宗室子爲瑞昌王方明等授官

有差無何降將張天祿自徽州還師明不能禦棄營
走浙東有潘文煥者鎮江人匿瑞昌王於茅山民舍
久之其部曲喜正赴京口置弓矢事覺有司捕之磔
治之遂殺王王名盛瀝也事連文煥文煥見喜正切
齒罵曰吾歟何足惜王能一日在則人心一日未散
鼠子乃壞吾大計奮起批其頰其子哭文煥曰我歟
忠汝歟孝傳之後世有須述焉不然一老氓也誰復
知械至金陵洪承疇欲屈之不可乃被殺一女亦不
食歟逾年丙戌明還長興衆疑爲謀者執付防將郭

虎所一小卒指曰此方明也遂斬之象觀之入太湖
與葛麟王期昇合有衆二萬奉逼城王盛激居長興
是秋八月二十又八日陣於小湄鏖戰久之麟敗歿
象觀知不免起拜其衆曰我兄弟受國恩無以報空
煩公等歾有餘愧躍入水部下掖之出歎曰愛我者
不如成我義也復自沉於淵以歟先鋒副將陳坦公
總兵毛重泰俱歟之

勸本曰盧允中英畧稍視其兄忠烈公而文采過
之幼與齊名舉崇禎十五年鄉試第一忠烈公嘗

言功成築渭隱於桃溪間穠甕可樂也乃竟不得
遂其志各以國事殉嗟哉

葛麟丹陽人與盧象觀同舉於鄉生有膂力貌類武
夫能開數石弓福王時巡撫祁彪佳薦其才勇授中
書舍人與鄭鴻達協守京口上便宜十二事又請練
兵江北皆不報京口破過家門不入徒步海上佐總
兵吳志葵起兵攻復青浦志葵敗且見擒潰卒無所
歸推麟爲帥麟乃揚帆抵太湖時職方郎中王期昇
奉逼城主立寨西山因與之合未幾象觀亦至軍遂

盛期昇性貪不能軍惟以剽斂隣近爲事民苦之引
大兵焚其舟期昇遁象觀危甚麟望見火光率三舟
衝之逼吏曰衆寡弗敵毋陷灰地麟曰臨難不救同
盟之謂何手燭長矛奮力戰所當披靡連殪百人於
湖 大兵耳其名羣目之譟曰長而肥者葛巾書也
萬箭注之麟揮矛如風箭悉墜入水乃更攻以火火
及舟舟焦始自沉

顧杲字子方無錫人光祿卿憲成從子爲人豪邁尙
義以名節自在憲成講學東林書院清流借之遂爲

東林黨魁人皆引以自重果名因是亦逾起阮大鋮
附璫削籍僑居金陵聯絡逆案失職者刲持當道且
思結納後進以延時譽乃蓄名謳製新聲日置酒高
會一時近風雅者多歸之禮部主事周鑣惡之倡議
草檄以討名曰留都防亂公揭列名者百四十餘人
皆復社諸生而難于爲首者果曰舍我其誰大鋮大
沮喪銜之次骨及得志將捕諸人與大獄果猶無所
顧忌爲萬言書上于當事祁彪佳撫吳嘉其義爲築
禮賢館待諸保護甚至大鋮乃募人具劾有徐丞者

應寧馬士英卽擬旨逮問副都御史鄒之麟與杲爲姻連稽其駕帖未旬日而國亾事得解大兵抵常州知縣林飾遁邑人王如玉顧君起持冊獻降杲方起兵以應江上遇之砂山杲怒命所部執之兩人大呼曰此賊也砂山人方團練禦盜初不加辨羣起執杲杲無以自明乃曰願誅如玉君起而後灰砂山人聽之於是竟被害旣而審其爲杲衆大悔就地立祠以祀焉

勘本曰子方居恒好倚酒罵座每與次尾張鬚抵

掌言天下可悲憤事輒痛哭哭罷輒狂歌南都覆
散家財募士于人取道江陰應江上師而遂及於
難吁吾不知子方矯矯者而竟不辯以死何邪

酉戌後江浙間義旅雜樹有寨主洞主之號廬州馮
宏圖因訛言史閣部未死假其名召衆遠近信之戊
子春攻英霍六安旬日皆下大江南北忻然謂閣部
尙存也未幾敗歿無爲州吳兆寧巢縣葉士章皆以
內應受誅是時英霍間各建旗鼓引寨自主共四十
八所有周損傅夢鼎傅謙之桂蟾義堂和尙侯應龍

王燦之屬周損麻城人崇禎癸未進士授饒州推官
行取御史 大兵逼江西損走福建唐王授兵部尙
書事敗歸家與姪羽儀團練鄉勇知宗室石城王統
錡立飛旂寨乃率募卒數百人馬數千匹歸之夢鼎
貴州人以選貢官泗州教諭獻禦寇策有功擢鳳陽
同知遷安慶知府安慶破出走潛山踞皖澗寨謙之
故潛山典史桂蟾鄱陽諸生嘗從淮上祀義義堂和
尙者故公安貢生國變爲僧至是偕歸統錡統錡敗
諸人皆就亡霍山侯應龍與張圖容楊國士等有衆

萬餘人僞佩義勝將軍印與王焜合軍攻霍山不下
退取舒城潛山已而自潛家園出攻獵子寨及南關
拔之營於管家渡又移劄將軍寨己丑正月 大兵
會勦寨破被執俱伏法王焜字定安羅田舉人授潁
川知縣乙酉歸里戊子秋與曹亂昌稱兵破廬州不
守轉戰蘄黃間己丑粵中進兵部尙書總督鳳陽義
軍庚寅二月帥衆連爲潛山太湖之戰既敗倅至江
寧不屈死之

勘本曰上江之兵唯以新安金文毅公一旅爲歸

涇則嬰城自保者其餘所在揭竿興義多以遙應
爲名一自蠶嶺下績溪石埭出青陽之大通而及
於江江南北之衆應焉一自漁梁出淳安由嚴州
金華涉江而及於浙浙東西之衆亦應焉惟是踰
嶺連江跨吳介越聲應雖衆而志量不齊

王師奮揚迅埽盡滅矣一時江浙間自號寨主洞
主者不過負隅競長也若王篤菴之雄踞大蘭真
於浙東天盡處爲斟鄩計邢梨洲黃氏曰凡爲忠
臣義士之志竭海水不足較其淺深君子亦哀其

志而已矣

王翊字完勲餘姚人王江字長升慈谿人俱庠生有智畧翊尤強毅魯監國時募卒海濱與防江諸師爲聲援授兵部職方主事浙東潰翊至舟山說黃斌卿來襲寧波許內應歸約寧波舉人楊文瓚諸生華夏屠獻宸楊文琦董志寧王家勤等合兵起事降紳謝三賓密以告捕夏等入獄斌卿果以舟師至大兵擊之去因索同謀者甚急夏慷慨對曰忠義士何可多得無已則高皇帝與先帝耳以故夏死志寧脫走

而翊得不名捕遂結寨于四明山戊子春破上虞殺攝印官故御史馮京第以湖州軍破亦間行入山與翊合兵守杜舉以巖險爲關提督乃調浙西兵來攻令山民之團練者爲導遂破杜舉翊以四百人亾入天台依威遠將軍天台洞主俞國望久之翊謂部下曰官兵雖健非團練爲向導則山形險惡未易窺是山民之不可不誅也乃由天台至四明擊散團練者兼旬中隨道收合得萬餘人京第从匿民舍至是亦出己丑春再破上虞焚其知縣得其印當是時浙東

千里之間山寨鱗次屹然相望蕭山石仲芳會稽王
化龍台州俞國望金湯奉化吳奎明袁應彪浙西之
湖州柏襄甫等亦應之其餘小寨支軍不下百數然
皆招集無厲不能不從事鈔掠惟故翰林張煌言軍
上虞之平岡故御史李長祥軍上虞之東山及故都
督章欽臣軍會稽之南鎮則皆且耕且屯而不擾於
民而又單弱不如翊雄翊一於蔓延四明八百里結
玉寨於山之西北境曰大蘭山遂號曰大蘭洞主內
設五營五司五營主軍翊統之五司主餉江任之翊

善治事美必賞惡必誅無偏無縱凡所剖決靡不悅服一時四明之有訟獄者不之官而之翊江善會計量富以勸履畝而稅內地遺老嘗養雇屢兵毋盜糧民皆安堵以故四明二百八十峯之租賦亦不之官而之江胥吏則無敢下鄉汎兵則遠伏眺望列城畏之若老羈當道城門晝閉甚至疆理官司多具私書薦款一軍獨躡是年六月魯王之健跳翊發使奔問翊貢方物王遣官詣寨授翊河南道御史江戶部主事朝士咸以爲薄時黃宗羲以副都御史從行上言

諸營文則自稱侍郎都御史武則自稱將軍都督惟
翊不自張大而兵又最强品級懸絕非所以獎翊且
無以臨諸營也是秋翊朝謁舟山擢右僉都御史後
會稽殿我公充招撫使徧歷兩浙而諸寨走降相繼
我公因渡海發使入四明部下左都督黃中道謀諸
翊執其使烹之我公懇遁去庚寅春三月再謁舟山
晉兵部右侍郎命破新昌拔虎山秋九月

王師會討令曰不洗山寨無以塞內顧乃大舉將軍
金礪由奉化提督田雄由餘姚會於大蘭軍帳瀰漫

三十里遊騎四出仍用團練兵爲導搜剔伏藏翊累
戰不能抗遂帥親兵避入海京第以病不能行居灌
頂山中爲降將王昇所殺辛卯秋聞大兵三道下
舟山翊曰事急矣請復入山集檄以爲援七月還之
山中諸將以翊殆盡勞皇故寒父老勸之由奉化招
兵榆林曰溪間是夜有大星墜地有聲野鳥驚噪父
老憂之詰朝二十四日也將由奉化出天台至北溪
爲團練兵所執部下參軍蔣士銓從之越日過奉化
賦絕命詩其在繫也每日東磧掠鬚謂守者曰使汝

曹見此漢官威儀也比以舟山之役羣帥集定海八
月十二日總督陳錦訊之翊坐地抗聲曰成敗利鈍
天也毋多言十四日行刑羣帥憤其積年倔強聚射
之中肩中頰中脅洞胸者三如貫樞本不稍動及截
耳割額終不仆乃斧其首下之始仆時年三十又六
其從者二人初不肯跪掠之跪則跪而向主并歛翊
旁見者無不泣下曰非獨王公忠其從者亦義士也
大兵之入山也江母被縛以之招江江盡削其髮以
僧服見時議招徠故國遺臣得安置杭州而防閑之

未幾母以天年終江忽置一妾昵之甚其妻日夜勃
蹊江控之吏出之妻亦攘臂登車歷數其隱微之過
而渡江去鄰舍駁焉聞者無不薄其爲人一日江出
游湖上守者以其妾在不疑久之不返始知向者之
以術脫其妻也江旣得逸攜其妻復入海朝監國於
金門定西侯張名振請爲監軍甲午引師入長江登
燕子磯望祭孝陵賦詩慟哭而還乙未名振卒丙申
有沈調倫者復起山中江赴之人聞其至壺漿相迎
大兵恐其重爲舟山犄角急攻之調倫見殺江中流

矢卒時復有休寧趙立言者亦以餘衆棲山中會江山諸生李國楹約取江山明年元日立言以三百人攻克之國楹失期不至越日兵大集立言獨戰連殺數十人馬墮墻水死其子禎恨國楹詣其家欲刃之官兵掩至乃與國楹同受執亦不屈歿

勸本曰王少司馬一字篤菴少孤不善治家其弟翊以耕讀助之及補諸生好談兵見時方多難思得一當畫江之役餘姚令王仲摠正中以御史仍行縣事集民兵從事江上具疏薦之授職方盡以

軍事屬之已而仲撫與同官黃黎洲宗羲合軍西渡江上破黃獨引殘卒入四明結寨觀變山民攻之去時篤菴方走海隅募兵謀與之合而大兵購甚急囚其弟翊以招之不顧翊與幕下諸生俱不屈杖篤菴泣曰是真不負完勤家也因卽以所募衆入山告父老曰前此諸將橫擾至激變今我軍足爲是山衛而一無所擾倘念故國其許我乎遂得結寨大蘭大蘭者唐時裘甫之亂嘗爲巢穴地險惡猝不可登於是軍日益雄爲諸寨冠戊子

秋朝于舟山時定西侯當國嫌其表貢不由已達
頗忮之篤菴曰吾豈受彼指麾哉 大兵南嚮凡
一紙所招多頰首歸命昔惟金華朱督師曾一烹
使至是黃都督引田橫烹鄆生之說進曰田橫不
烹鄆生於說降之時而款之其志屈矣固願降則
齊之士心已搖豈得復鼓及其後而烹之不已晚
乎篤菴曰善子言正合吾意乃發使邀之我公中
餽先以使至竟醢之篤菴旣死梟示寧波西城故
觀察陸公宇燦故都督江公漢以奇計竊藏之遺

一女年十三字黎洲子後沒入勳貴家亦自刎死
詳見摭遺從茲之二僕一曰石必正維揚人一曰
明知姚江人

南疆經史勘本卷二十七終